



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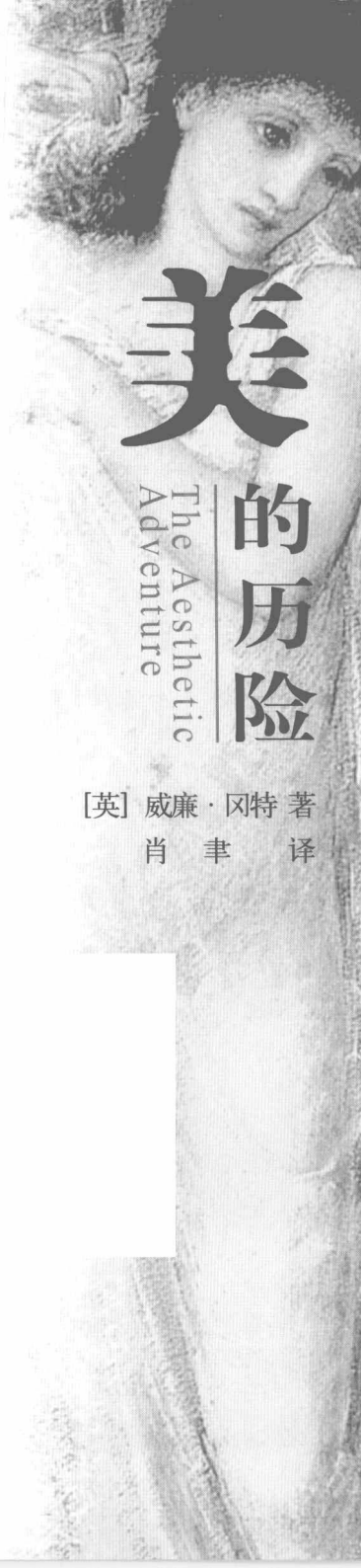
美的历险

The Aesthetic Adventure

[英] 威廉·冈特 著
肖聿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美

The Aesthetic
Adventure

的历险

[英] 威廉·冈特 著
肖聿 译

2109-9
39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的历险 / (英) 冈特著; 肖聿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4

ISBN 7-5343-6513-9

I. 美... II. ①冈...②肖... III. 唯美主义—研究—英国—19世纪~20世纪②唯美主义—研究—法国—19世纪~20世纪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942 号

Copyright by Michael Simone O' Reilly and Sylvia Reilly
图字: 10-2005-166

出 版 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 版 人	张胜勇
书 名	美的历险
作 者	(英) 威廉·冈特
责任编辑	王永祥 席云舒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900mm × 64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发 行 热 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美的历险》(*The Aesthetic Adventure*)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学语言,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概况,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艺术史论专著。作者威廉·冈特(William Gaunt)以唯美主义在英法两国产生、发展、高涨和分化的全过程为主线,全面评述了这一思潮的艺术理念、文化现象、重要理论家和文艺家的思想和创作。

威廉·冈特是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画家、艺术史学家。他1900年生于英国约克郡,父亲是美术设计师和套色印刷技师。冈特自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美术和文学,14岁时曾以一篇评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文章,在《鉴赏家》(*Connoisseur*)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英国达拉谟步兵团服役。战后,他进入牛津大学沃塞斯特学院学习现代史,其间加入了学院的美术协会。1922年毕业后,他在罗斯金绘画学校学习,开始撰写美术评论,成为《画室》(*The Studio*)杂志的自由撰稿人。1926年,冈特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举办了个人画展。他35岁时结婚,妻子名叫凯瑟琳·雷利·康诺利(Catherine Reilly Connolly,1980年去世)。冈特一生写了20余本著作,包括艺术史论、名画家评传以及英国文化胜地史话等多种题材,例如《希望之箭——威廉·布莱克和他的世界》(1956)、《简明英国绘画史》(1964)、《英国绘画的伟大世纪》(1971)、《英国18世纪绘画》(1972)以及《绘画艺术常用词典》等。他的艺术史论著作《拉

斐尔前派的梦》(1941)、《美的历险》(1945)、《现代派的步伐》(1949)和《印象主义画派》(1970)产生了很大影响,奠定了他作为艺术评论家的重要地位。冈特晚年生活在英国苏雷郡与汉普郡交界的一座乡间别墅里,于1980年去世。

19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唯美主义文艺运动,是对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后欧洲社会现实的反叛和矫正,是艺术精英们争取艺术的自律、反对他律的一次悲剧性的“历险”。冈特详述了英法唯美主义运动的兴衰,以特写的手法描绘了鲜活的人物群像,包括波德莱尔、戈蒂埃、佩特、惠斯勒、王尔德、比亚兹莱、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及象征主义诗人们,又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作为唯美主义运动阶段性标志的两场审判案,一场是1877年惠斯勒的胜诉,另一场是1895年王尔德的败诉。作者客观地评价了唯美主义艺术的成就,也不无惋惜地总结了它的功过得失。

同时,冈特也简述了唯美主义美学观的发展并对它作出了清醒的分析,指出这个主张的实质是反对虚伪道德对艺术的桎梏主宰,反对功利主义对审美趣味的败坏腐蚀。他在本书第一章里谈到了康德的“审美无关利害”的美学观点,因为它不但是唯美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是近现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源自法国,问世伊始便挑战传统,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引来众多非议和误解,甚至招致了“败德”和“颓废”的恶名。波德莱尔、戈蒂埃和佩特是唯美主义的先行者,而王尔德则是它的集大成者和标志性象征。冈特的评述涉及英法两国近30位著名艺术家,跨越文学和美术两个艺术门类,包括多种艺术流派,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艺术史画卷。

作者对艺术史题材的驾驭游刃有余,对主题的议论切中肯綮,绝无书斋美学的枯燥冬烘,也绝无隔靴搔痒之感。他将代表人物、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绘声绘色,精彩纷呈,不但善于设置起伏错落的情节和鲜明强烈的冲突,更善于全

景式地表现社会文化风尚的嬗替演变,注重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交互影响。这确实得益于他的文学造诣、艺术实践和理论修养。应当说,《美的历险》的论述方式对我国文学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者是一个启发。在这方面,《美的历险》与丹纳的《艺术哲学》和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相比毫不逊色。冈特的艺术史论作品具有更丰富的情节性和更鲜明的画面感,这应当归功于他在文学和绘画方面的艺术实践。

《美的历险》一书此次修订再版,应当归功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席云舒先生和他敬业的同事们。他们排除重重困难,经多方辗转,终于获得了此书的版权,使译者有机会对1986年中译本进行认真的校改,使本书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译者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深表感谢!此外,他们的这番努力还取得了威廉·冈特《拉斐尔前派的梦》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的中文版权。据英国版权代理方介绍,这两本书与《美的历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思想成就史的三部曲(trilogy of ideas and efforts in the Victorian),拥有众多读者。江苏教育出版社将陆续出版这套三部曲的中文版,相信这不但是出版社和译者的心愿,而且符合我国热爱艺术的广大读者的心愿。

肖 聿

2004年冬识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弥漫欧洲的思潮	1
第二章 集聚力量	18
一、“穿衬衫帮”与“无衬衫帮”	18
二、亚瑟王宫廷的美国佬	29
三、疯狂的诗人	47
四、宝石般的强烈火焰	57
五、客厅里的深挚感情	71
六、咖啡馆社交界	78
第三章 战斗	94
一、先知的判决	94
二、证人席上的花花公子	102
三、刻毒时期	123
四、唯美狂	130
五、快乐、严肃及其他	161
第四章 崩溃	184
第五章 劫后	215
一、世纪终结的终结	215
二、认真之困难	219

三、洗心革面	225
四、爱德华时代	236
第六章 新时代的起点	260
结 语	282
附 录	285

第一章 弥漫欧洲的思潮

—

一场耗尽元阳的漫长战争偃旗息鼓了。军事占领的滚滚血流一度浸漫了欧洲,现在退了下去,只留下作为这场战争低潮的破败旗帜。遥远的大西洋上,一个身败名裂的独裁者在他被流放的小岛上死于胃癌^①。在旧制度的废墟上,病怏怏的欧洲身穿昔日盛装的残片,战战兢兢地憧憬着朦胧的未来。

这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位皇帝以戏剧般的收场在舞台上消失后的欧洲时局。随之而来的精神反动持续了许多个年头。最先涌现出来的是一股绝望情绪,它影响了不少国家,给法国打上印记最为明显。这股绝望情绪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到战争造成的实际损失上。法国革命、第一帝国以及跟它们形影相随的大屠杀,使法国流尽了鲜血。恐怖把贵族斩尽杀绝以后,拿破仑继续完成断头台的使命,使大量青年和活生生的性命白白地断送在战争中,民族的呼声这时就受到了加倍的压抑。劫后余生的是平庸无能、梦幻破灭之辈,此外还有由商人和农民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精明老练,头脑狭隘,吝啬小气。这些人从历史进化的浩劫里捞到了油水,现在一变而为社会的骨干。

^① 1821年,拿破仑一世死于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

滑铁卢大战^①15年后,这种绝望情绪在那些清醒得足以感到某种情绪的人们当中弥漫开来了。人们在战争中憧憬的恢弘时代并没有如期而至。这样一来,理想主义者就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想异常匮乏的世界上,而共和主义者在浩劫后则被重重障碍压得难以喘息。这些障碍就是复辟的君主,他们拙劣地模仿旧王朝的典章制度,恢复了虚幻的礼法和冒牌的头衔徽号。本来应该成为天才的庇护者的人被砍掉了脑袋,因此,在战后这种严酷的现实,天才们就既得不到同情,也得不到支持了。

1830年前后,有不少人轻生,过早地湮没在坟墓之中,他们的姓名可以列出数目惊人的一大串。有些没有自杀、还抱有一线希望的人变得满腔怨愤了。怨愤是绝望的后果,也是绝望的缓解剂。一场理想的革命落了个不光彩的结局,那么,对这种后果表示轻蔑,对把这种后果奉为至宝的社会进行嘲讽,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的安慰了。所以,1830年的热情此时变成了浪漫的越轨和无法无天的行动,它们恰逢时机,蔚然成风。巴黎的知识分子头上戴着尖顶帽,身上穿着意大利强盗的那种难看的长袍,心中郁积着对那帮奉守法度的良民的鄙视。

奉守法度的良民自然满口道德,在那些充满热情的人们眼里,他们以陈腐、卑微、令人作呕的方式恪守着他们的道德。所以,就是为了唱对台戏,也得宣传不道德,至少也得宣传一下慷慨而高尚的超道德。不过,这些想法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全是出于这样的目的,1835年,一本生气勃发的书出版了。这是本小说,书名叫《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它是一位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写的。这个青年生在比利牛斯的塔布,名叫提奥菲尔·戈蒂埃^②。

① 滑铁卢大战,1815年6月18日,英普联军22万人在比利时南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统率的法军12万人。6月22日,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② 提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法国小说家。

戈蒂埃生于1811年(当时拿破仑正准备进攻俄国),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当领略浪漫时代全部力量的大好年华。他带着青年人的狂热,存心使自己的作品惊世骇俗。他在小说前面加了一篇独具匠心的前言,这样,谁都能看出来:这篇作品是对资产阶级礼法精心策动的一次突然袭击。

《莫班小姐》写得厚颜无耻,充满异教味道。它没有写明故事发生在哪个时代,只说那是个寻欢作乐的骑士时代,但人们分明能从中看到年轻的19世纪对昔日贵族制度的怀旧之情。它满怀热情地描写了那个时代里的种种风流奇遇。书中一位年轻姑娘女扮男装,作者用她这种恶作剧式的双重身份大做文章。书里的男主角达贝尔对古代世界中的邪恶帝王和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者大加赞赏。一切狂欢与挥霍都被理直气壮地说成是为了寻求感官快乐。作者似乎在说:美中之乐就是美的法则。

一个阶层的人把上面的命题奉为信条,聚在了一起。这些人叫“波希米亚人”^①。“波希米亚”是个超越了国界的地名,也用来泛指年轻的穷艺术家与环境抗争、梦想建立伟业的任何地方,但是在法国,波希米亚人正像中产阶级一样,是1830年革命^②及其社会等级秩序疯狂错位的副产品。

经济规律的作用会使人向往虚无缥缈的理想国度。画家、作家、音乐家在社会里不再各得其所了,因为没有一个是现存阶级对这些人的作品感到有任何需要,他们也不把这些作品看成和自己利益一致的东西。波希米亚人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过着没有工资,或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日子,因此,对这种生活就非抱着无所谓和超然的态度不可了。波希米亚人的对头是资产阶级,这不仅因为资产者生性狡诈,贪得无厌,心灵与外

① 波希米亚人(Bohemia),泛指放浪不羁的流浪艺术家。

② 根据A. T. 鲁宾斯坦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引用这段话时的注释,这里的“革命”是指法国1830年革命。参阅该书第848页。

表都丑恶异常,正像伟大的杜米埃^①为《喧嚣》(*Le Charivari*)^②杂志所作的石版画里描绘的那样,更主要的原因是,资产者排斥艺术,排斥艺术家,认为他们起不了能为资产者所理解的功利作用。而对艺术家来说,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倒使自己摆脱了对社会的义务。他不把法律放在心上,对房东随随便便,用嬉笑揶揄作为防身武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以后,法国人的性格似乎分裂成了两部分:法国人传统的热情、喜欢玩笑的活泼精神,现在成了波希米亚人的财富,这跟非利士人^③板着的面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不苟言笑,掌握着土地,手里攥着钱袋子。

在亨利·莫尔热^④看来,情形就是这样。他是法律书记员,喜欢文学,也喜欢拉丁区^⑤逍遥自在的生活。他那本著名的《波希米亚人生活场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就记述了拉丁区大学的生活,描写了1845年间艺术家对抗社会上其他人的密谋如何有了发展。继怨愤和绝望而来的,是比较乐天、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情绪。莫尔热是资产者的叛逆,他表达了感情的纷乱,甚至表达了某种英雄气概。最缺乏艺术感染力的艺术家依然是英雄,而最受人赞赏的银行家如果不是流氓,至少也是白痴。缺乏感染力本身就具有一种魅力。在小说里,音乐家萧纳尔创作交响曲《抑郁对艺术的影响》(他当然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在钢琴上不断地敲出支离破碎的音符,以求达到象征失败的效果;鲁道夫的诗和玛采罗构思的杰作《渡红海》,在精神上都是相通的,它们的魅力都在于以假当真。这个圈子里的巴黎女工变幻成为优雅的艺术侍女。莫尔热笔下的主人公想吃东西的时候,就会得到一

① 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法国著名政治讽刺画家。

② 《喧嚣》,法国讽刺性漫画刊物,创办于1832年。

③ 非利士人,泛指注重实惠的市侩。

④ 亨利·莫尔热(Henri Murger, 1822~1861),法国小说家。

⑤ 拉丁区,巴黎艺术家集中居住的地区,在塞纳河左岸。

顿晚餐,这是跟摩玛斯咖啡店老板玩了点鬼花样才弄来的。当波希米亚人想方设法弄东西吃的时候,生活的一切困难就全都一了百了了。他们不相信明天。他们都是极其实际的滑稽家。他们嘲笑的对象,当然是那帮一本正经的体面人士。同时还应当指出:他们的贫困加上(可能具备的)才能,使他们形成了一个高人一等的种姓等级。

这个种姓等级的情感与他们直来直去、不加掩饰的生活原则形影不离,这种无所顾忌的生活原则伴随着轻狂和胡闹。波希米亚人只有一条法律,一个道德,一种信仰,那就是艺术。事情只能如此,因为只有艺术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依据。他们肩负着对艺术的责任,正像18世纪贵族艺术保护人一样。当今,既然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有如凤毛麟角,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像保守神圣秘密一样来保护艺术了。

这么一来,环境渐渐把艺术家推到了贵族式的地位上。不修边幅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仅仅是副产品,这种生活的精神实质是:把标准定在众人之上,使之与众人分离。这种精神实质造就了异常挑剔的审美趣味。艺术家怀着对艺术门外汉的鄙视,渐渐滋长了一种情绪:他们认为,艺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琐事的分离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情绪在艺术家们的聚会中发展着,在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的交往中,这种情绪被明确了。这两位名人,一个是年长些的《莫班小姐》的作者,另一个是年轻些的诗人夏尔·波德莱尔^①。

二

透过时间的迷雾,这两位诗人1849年在巴黎初次会面的情景

^①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

生动地显现了出来。

会面的地点是彼摩当大楼^①。这个地方本身就仿佛把他们和凡俗尘世遥遥隔开,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欢悦气氛,一种充满对奢华的神秘联想的浓郁气氛。这是个按路易十四时代风格装修的客厅。客厅里,巨大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摆着一只大象形状的镀金座钟,四面的墙壁上并排挂着画框,油画是某位已故宫廷画师的手笔,内容是淫荡的萨堤罗斯^②色迷迷地追逐着宁芙^③们。扶手椅靠背的正面铺着绣毯,上面有的是路易十五最宠爱的画家奥都伊^④画的狩猎场面,有的是德斯包蒂^⑤的作品,他曾被派到皇家动物园画珍禽异兽。这些椅子上斜躺着几个美女,全是些著名的模特。她们凭着为画家们摆各种姿势,染上了一种超然物外并且以此为荣的风韵,就像这个客厅一样。她们当中,有雕刻家克雷桑热^⑥的作品《蛇女》(*Femme au Serpent*)的原型^⑦,她刚游过泳,皮肤鲜嫩,浑身蒸腾着湖中女神的阵阵潮湿;还有女模特儿玛絮克丝,她一身素裹,衣服上零散地点缀着红色的圆点,她给了阿叙·谢弗尔^⑧创作《娇小玲珑》(*Mignon*)的灵感,她以职业的动作,带着惯常的优雅,慢慢摘下左手上的戒指,戴到右手上。她的脸具有东方人的特点,像面具一样,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她正倾听这两位诗人最无法无天的辩论,倾听他们发表大胆的悖论。

房间里的这般情景给提奥菲尔·戈蒂埃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① 彼摩当大楼(Hôtel Pimodan),波德莱尔的住所,位于巴黎昂儒沿河大街17号。

② 萨堤罗斯(satyrs),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

③ 宁芙(nymphs),古希腊神话中一群山林水泽女神。

④ 奥都伊(Jean Baptiste Oudry,1686~1755),法国画家。

⑤ 德斯包蒂(Alexandre François Desportes,1661~1743),法国画家。

⑥ 克雷桑热(Jean Baptiste Auguste Clésinger,1814~1883),法国雕刻家。

⑦ 为《蛇女》(也译《被蛇咬过的女人》)做模特儿的是萨巴蒂埃夫人,她是位美貌善良的高等交际花,人称“白维纳斯”,是波德莱尔的好友。

⑧ 阿叙·谢弗尔(Ary Scheffer,1793~1858),法国画家。

这里宛若薄伽丘小说里某位想像中的王子的宫殿,与世隔绝又温馨亲切,超越了时间。在这里,画家和美女可以永远悠然自得地结合在一起,谈论艺术,谈论文学,谈论爱情。

想像中的王子就是夏尔·波德莱尔,他给戈蒂埃的强烈印象丝毫不亚于房间里的情况。

波德莱尔是个28岁的年轻人,小个子,整洁,文雅,头发剪得很短,在高高的象牙色前额上剪成一个锐角。他的嘴轮廓柔和而略带嘲讽,就像列奥纳多·达·芬奇一张画上的样子。他的下巴很引人注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下巴底下是一圈漂得发蓝的白衣领。他风度翩翩,故意作出冷漠的表情,掩饰着他易于激动的本性。

他跟戈蒂埃一道,代表着30年的颓废时期,是这个时期的完整体现和最终结果。他擅长提出口号,富于浪漫激情。他具有神秘的内心世界,性情乖戾,傲视一切,十分敏感,容易激动。他是既定准则和陈腐戒律的敌人。

波德莱尔的性格是个综合体。一方面,他天性单纯,这使他容易产生英雄崇拜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又天性敏感,这使他容易爱上那些难以捉摸的奇特事物。在他崇拜的英雄中,有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①,还有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②,他对这位作家的作品推崇备至,曾经翻译过他的作品,文笔优美。

他认为,德拉克洛瓦所表现的品格就是艺术家傲视一切的独立不倚,我行我素。他把自己也看作这种新型的贵族,养成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做派,爱穿从贵族领地弄来的服装,这些贵族生活的地方就是与法国相邻的神秘的英伦诸岛。他也像德拉克洛瓦

①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 ~ 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

②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 ~ 1849),美国著名作家、诗人。

一样,想让自己显得是位 *vrai gentleman*(真正的绅士)。他被漂亮的布鲁梅尔^①的公子风度迷住了,于是就把这个花哨的公子哥当成了生活准则。波德莱尔的穿着,本质上是英国人的单纯简洁,黑色的上衣、棕色的裤子、考究的舞鞋就是证明。他甚至还用砂纸磨掉衣服上俗气的崭新光亮。他不愿意 *chic pittoresque*(精心打扮),而这正是浪漫的波希米亚人的嗜好。这种精心打扮在戈蒂埃的身上则多少有点过分惹眼了,这真令人遗憾,因为他穿的是件火红火红的背心。戈蒂埃谨守成规,他彬彬有礼,几乎到了装腔作势的程度。尽管邪恶词句不断地从他嘴里冒出来,半点没有不列颠味道,他还是像最冷漠无情的不列颠人一样,字斟句酌,不愿意口若悬河,指手画脚。

在爱伦·坡身上,波德莱尔发现了一种可喜的病态,这种不健康气质与劫后法国潜伏的病态一脉相通。不过,这种病态恰恰适合于文学创作。爱伦·坡是个悲剧的灵魂,酒瓶的奴隶,他于神迷的恍惚中写出诗篇,做着离奇的怪梦,再将梦生发成杰作。

爱伦·坡的《厄舍府的倒塌》(*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是篇情境怪异的短篇小说,其中的罗德立克·厄舍对书籍、香气、醇酒的鉴赏力与众颠倒,这种鉴赏趣味反映了作者在那些反常的、非自然的事物上所发现的价值。波德莱尔认为,这跟自己对艺术价值冷静深刻的鉴赏毫无二致。所以,在生活的泥沼流沙中闯出一条艰难的道路来获得细腻的感受,其方式就像一种责任般地摆在他眼前了。艺术家运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体现出自己表达方式的精微本质,从朴素的动机深入到人们所谓的“罪恶”之中,全身心地倾注在他的艺术上了。难道德拉克洛瓦没感到苦难也在熠熠发光吗?难道他的绘画不是一首从惨烈屠戮、凶残野蛮的场面中

① 布鲁梅尔(Beau Brummel, 1778~1840),英国人,因讲究服饰而著名,为英王乔治四世的朋友。

提炼出来的宏伟而充满同情的赞美诗吗？这个揭示美的过程能进一步达到更奇特的结果。粗俗邪恶的事物也好，野蛮残暴的事物也罢，都可以用来转化为美，为了这个目的，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天经地义的。主动去做罪孽的必然殉葬品，这种选择甚至可以与宗教殉道相媲美；探索罪恶的行为也包含着圣徒般的勇气；就是向宗教戒律挑战也是在含蓄地表现着一种宗教般的信仰。

这种种奇思异想在夏尔·波德莱尔漂亮的前额里旋转着。尽管他在两个人中比较年轻，却能够强烈地影响戈蒂埃。戈蒂埃不像波德莱尔那么深刻，也不像他那么内向。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使戈蒂埃获得了波德莱尔的几分精确细腻，同时后者也从前者身上获得了几分大胆鲁莽。他们把艺术家唯我独尊的地位和艺术家与中产阶级世界的分离凝聚成了一个结晶。戈蒂埃，这个擅长提出口号的人，把这个思想归结为一句话：“L'Art Pour l'Art”，用英语说就是“Art for Art's sake”（“为艺术而艺术”）。

“L'Art Pour l'Art”这句话除了本身的意义以外，就连声音都清晰响亮——在沙场上，这种声音能激励意志薄弱的人；在英勇的进军中，它会使剽悍的骑兵奋勇冲杀。正是这个无心地即兴创造出来的总体思想，才使法国人鼓起了勇气，去建功立业，创造美的作品。“为艺术而艺术”的含义是：道德的目的、深刻的思想、审慎精密的思考，创造精神的这些陈腐体面的外部标志全都与自由的创作实践毫不相干，实际上，它们绝对会妨害创作精神。戈蒂埃在《莫班小姐》里表达的是这种思想，波德莱尔从爱伦·坡那里学到的也正是这种思想。

戈蒂埃曾经说自己是“un homme pour qui le monde extérieur existe”（“只有可见世界才对他存在的人”）。这句话一经他那件红背心的强调，效果就越发强烈了。

（世界既然是个感觉的世界，那么，形式、色彩、感觉就全是使它们为之存在的人获得完美细腻的快乐的手段。艺术家必须把